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
### 第八十一回 哄喪事文老逝世 慰慈懷珠兒誕生

卻說李冠英把魏企仁的案子詳定之後，便把顧忠開上來田產單子，分繕兩份，寄給秦文和沈左襄看。沈左襄因顧眉仙已是自己的寄女，浣花又如親生的一般，就把兩姊妹接到葉府商量。兩人的主意相同，把四千多畝莊田一應留起，作了顧氏祭產，只把桃花塢的住屋和閨門外的園子拈鬮分了，浣花得的園子，眉仙得的住宅，仍教顧忠在那裡管理。卻是顧忠一片至誠，把那一應田房契據，交由李冠英送到秦府。當下秦文把沈左襄請來，教他收藏。左襄因為自念寒素，要避嫌疑，推脫不收，只把園地的契據取了，送交蘧仙，那眉仙、浣花自然也無話說，暫且擱下不提。卻說這年，寶珠正是二十歲，秦府裡一年到頭，本來專做生日也記不了這些，獨有寶珠是柳夫人最鐘愛的，大家要湊柳夫人的趣兒，遇到寶珠的小生日，還要大排場的熱鬧一番，這會子是正生日了，自然更不必說。誰知事不湊巧，偏偏秦文病了，十分沉重，延醫服藥，眼見無用，沒得法了，便去問卜求籤。秦文是不信鬼神的，偏偏袁夫人信得厲害。有人說，只要延請僧道，打上四十九天的大醮，便借得一紀的壽。於是東花園裡設了佛壇，西花園裡做了道場，直從六月初一鬧起。柳夫人也深恐秦文有甚長短，少不得丟下一天歡喜，引起萬種憂愁，還有什麼心思給寶珠做生日？只算那些道場、佛事是替寶珠熱鬧的罷了。這時，東南兩府裡人，也都沒了興彩，秦珍忙著帳務，秦瓊、寶珠派在兩壇監儼。足足鬧了一個多月，兩府裡人早已個個人疲馬乏，獨有那一班僧道，越顯精神。秦文病的是氣急痰喘，身子雖起不得牀，心裡卻還明白。打這大醮，袁夫人等都瞞著他，他明明聽得些鐘鼓鐃鈸梵吹步虛，有時隨風送入他耳朵裡來，知道禁阻他們也是白費唇舌，就索性裝不知道，自己曉得已是六十二歲的人，此番多分起不得牀，心裡有許多事，卻滿腹想轉，沒得一人可和他講得。平時看去有點心機的，只有石漱芳一個，因便存定了一個主意。當時秦文也不說破，所以作者也無從預知。

誰料道場未畢，才到四十二日，秦文便自撒手而去，臨終也並無一語吩咐眾人。此時東南兩府裡人，都像遭了國喪的一般，沸亂得無可形容，虧是向來家務，都由秦珍夫婦管理，這會子若沒有他夫婦兩人，幾乎動手不得。袁夫人等，除了哭泣，再無別話；柳夫人等，也都悽惶失序。當下外面料理喪務的，有了沈左襄、葛雲伯、陸蓮史、金有聲四位老者，幫同秦珍主持，以外的一班後生家，便只聽著指揮；裡面就是沈藕香、石漱芳兩個，以外的也不出主意。家人們得用的，便只一個張壽，一個沈順。偌大秦府，出了偌大一件喪務，也就虧他這幾人辦得下來。

這日正是七月十二，秦文是西刻去世的，秦府裡哄這喪事便沒了昏曉。一班眷屬，彷彿都墜入雲霧之中，在那裡做著惡夢，滿堂燈火，也都變了暗昏昏的顏色，不飲亦不覺渴，不食也不覺餓，不睡也不覺倦。藕香、漱芳兩人是打起了精神的，更不必說。此時弔客盈門，裡裡外外也不知添出多少人數，誰也點不清人頭，記不清名字。明明自己府裡有上許多家了，卻又親朋故舊，爭把自己家人薦過來幫忙；明明有著現成的僧道，卻不肯把那道場中途休歇，另外又請了僧道來誦度人經；又添上許多裁縫，趕做秦文的衣裳和合府上下的孝服；放著葉太夫人的壽材不用，卻去買了茵陳木來，僱了工匠，當堂制合；又把裡裡外外的桌椅披墊、燈須門簾一應改換素色。自頭門外起，直到東正院，都蓋了棚廠，幔上白布漫天幃兒，重重門上結了白色彩球。這種鋪排，都是葛雲伯的大才，盡把萬豐號裡的錢，和水一般，一擔一擔的、川流不息挑來使用。他說人生一世，到得今朝日下，不給他老人家受用點兒，也說不過去。你想葛雲伯這等說法，誰還好講出一個不字？沈左襄講了一句「與其奢也，寧儉」，他便發出許多議論，說喪事是該派稱家之有無的。因此別個也不好說了。那秦文在牀上足足過了三天，才得入棺掩蓋。那時，天氣炎熱，替他貼身動手的人，幾乎嘔死了幾個。此時袁夫人等心裡不知苦到怎樣，我也描寫不出，只好囫圇不提。

自此以後，秦府裡好像換了一種世界，往時熱鬧的那些笙歌筵宴，這時都變做了經懺道場。不上幾天，把個柳夫人活活的悶出病來了。幸而有寶珠一班人，每日伴著他承歡博笑，不曾把他悶死。卻巧中秋那天，蕊珠養了一個男孩子下來，柳夫人本自眼巴巴的盼著抱孫，此時歡喜，自不必說，取名叫做珠兒。本該總有一番熱鬧，只因秦文喪事，餘哀未了，東府裡哭泣，南府裡笙歌，究竟也說不過去。因此絕不舉動，作者也無事可記。柳夫人因有了個孫兒，便專心致志的在那孩子身上，到了滿月，就叫蕊珠搬到南正院來住，僱了四個乳媪，派上幾個丫頭，當做魚蟲花鳥的一般供養在自己面前，也就不想到別的玩意兒了。

光陰迅速，轉瞬已過半年，這日是個元宵，照往常規矩，兩府裡人都在一粟園裡賽燈排宴，那春聲館的班頭，總去找請一兩個新角兒來，湊趣討賞。這班子本是京裡三王爺送給葉冰山的，那年柳夫人在葉府裡看了說好，葉太夫人便送了柳夫人，於今已是七年了。那些女孩子，都是班頭的養女，有幾個買來的，錢雖是秦府裡出了，人卻算是班頭的，住在府裡，除了領幾個伙食錢之外，就只靠些賞錢。你想他如今銷聲匿跡了半年下來，哪裡禁受得住？還虧香玉和伶兒、嫩兒，討得寶珠愛憐，不時有點賞給。班頭遇到寶珠來時，訴些苦景，也總弄到幾個錢來。這夜，班頭見府裡毫無舉動，眼見得不傳班子了，心中好不愁悶，探得寶珠從南正院回到夕陽紅半樓來，知道眉仙是很愛香玉的，便教香玉去看寶珠，卻又再三叮嚀了許多話。香玉本是班頭的姪女，才是前年打從蘇州帶來，生得十分伶俐，本來是在蘇州唱戲的，因此他那一種態度，別是風流，怨不得人人愛他。此時香玉便自拿個風燈，逕向紫玲瓏閣來，見樓下只有兩個婆子，因問：「韻兒姐在樓上嗎？」婆子道：「在呢！」因喊道：「韻兒姐，有人找你呢！」韻兒正陪著寶珠、眉仙一桌兒鬥葉子戲，因道：「誰嚇？」香玉聽是韻兒聲音，應道：「我呢！三爺在這兒嗎？」寶珠聽是香玉的聲音，因道：「可是香玉嗎？你上來便了。」眉仙道：「香玉到這兒來，倒難得呢。韻兒，你讓他來，你引他去！」韻兒便放下葉子去打門簾。香玉早已站在門首不敢進來，韻兒因和他握手問好，一同走進房去，見過寶珠、眉仙。眉仙看他堆著一臉的笑容，因道：「多早晚不瞧見你，我怕你們悶得怎麼樣了？你早該常到我這兒來，便不唱曲子，清談談也有趣兒。」香玉笑道：「就怕惹爺和小姐的厭，不敢來，今兒來了，可不是打斷了興致呢？我心裡卻悔得什麼似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來得好，我正悶的慌，才攪這個來。你瞧，我這副葉子，散得這樣，哪裡還鬥的起來？」說著把葉子攤在桌上。香玉便伏到寶珠身邊去看。眉仙看他眼光雖然射著葉子，卻那神情並不注在上面，因笑道：「香玉，我會相面呢。我相你的面上，便知道你心裡有許多話要說。」香玉聽了這話，回頭向眉仙一看，不禁笑了起來，正是：

猜著些兒心底事，不由人不一嫣然。